

老舍新诗选



老舍新诗选

曾广灿 吴怀斌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 1/8印张 5版页 157,000字 印数: 1—15,55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纸一书号: 10236·68 定价: 0.82元



老舍先生的新诗

——序《老舍新诗选》

臧克家

如果向读者介绍：老舍是小说家。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多余的话。

说老舍是戏剧家。“还用你说”，读者和观众必如是说。

说老舍是诗人，而且是新诗人，不但广大群众，即使文艺圈子里的人，也会有点茫然，甚至愕然了吧。

但，老舍确乎无愧于新诗人这顶桂冠，这并非我加给他的，有他大量的新诗创作作证。

我从一九三五年初认识老舍，情谊在师友之间，算来已经有四十七个年头的历史了。相处日久，彼此交心，可说明在知己了。可是对老舍的新诗，我知之甚少，或完全无知。三十年代初，我出版了处女作《烙印》，得到老舍的垂青，并在《文学》月刊上加以评论，当时我既感激，又有点吃惊。心里想：老舍是小说家，怎么忽然对新诗注意了起来？谈意境的深浅，表现形式的得失，说得头头是道，令我心折。

我这么想，实在由于我眼光浅陋，不识老舍。他发表新诗，至少比我还早一年！

一九四二年，我到了重庆，老舍以他的长诗《剑北篇》题名见赠，使我佩服他的浩气与魄力，但以为这是他行有余力偶尔为之而已。其实，这时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不

少的鼓吹抗战的诗歌，可是并没有引起我应有的注意。解放以后，读到许多老舍的旧体诗；写得隽永有情味，我曾为文介绍，以期好诗共赏。今年上半年，在老舍执教的山东大学报刊上，连续读到他的旧体诗数十首，句句动我心。我不禁欢呼：老舍是真正的诗人，他有一颗诗的心！

三个月前，胡絜青同志送来老舍的新诗选，嘱我作序。相交数十年，而今才有机会窥老舍新诗的全貌，使我双眼放光，心情激动，一遍两遍，遍遍如新。我想，老舍的诗名，为他的小说、戏剧所掩，如果他不写小说，不写戏剧，单凭他的诗创作，也可以立足在诗的园林而且颇为挺秀。

老舍这部新诗选，重点是写抗战。各种题材以及适应它的形式都辐凑于抗战这个轴心。诗人以他大浪一样的激情，烈火一般的字句，吹起抗战的高昂号角，鞭打不战而退的民族败类，和一切消沉腐朽的思想，在这些得当的字里行间，我们听到民族的吼声，也听到诗人的心声。一行一行诗句，象晨钟暮鼓，又象杜鹃带血的啼声。

对于蒋介石的军队弃地千里，不战而逃，老舍在《空城计》一诗中作了辛辣的讽刺：

“将军一怒退出城，
越跑越怒不停脚，
一气跑到土耳其，
安居乐业大寿考。”

三

这些诗句谐中含泪，笑里有愤！
为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气节，对于日本侵略者，只有一个字《战》：

“有口的谁肯沉默！有心的谁肯投降！”

“要作今日的岳武穆、文天祥。”

老舍的坚决抗战的意志，不怕牺牲的精神，唱出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声，读了令人气壮。

对于逃跑主义和投降主义，老舍用他火焰一般的诗句，予以嘲讽和怒斥。对于汉奸、发国难财的一些败类，诗人也决不放过：

“自古财神专佑开道人，别信那天理良心那剂麻醉。

君不见满洲之国名士多，神仙不斩狼心与狗肺。”

老舍的幽默是有名的，他不但令人发笑而且令人深省，《长期抵抗》就是如此，嘲讽如刀，入木三分：

“你在这边打，打吧；
我上那边去出恭。”

“我今天不打你，明天不打你，
后天，呕，后天是年节我歇工。”

“你看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讲究未曾开炮先去鞠躬。”

“长期抵抗，一直退到云南或广东。”

有的为抗战牺牲；有的明哲保身；有的在血泪双流；有的荒淫无耻。老舍对后者拼全力去攻击，对于前者呢，则由

衷的钦佩，大加赞扬。请读读《国葬》这首诗吧，对于一个为抗战而牺牲的普通一兵，诗人的赞歌是何等真挚动人：

“爱国的男儿！
你没有衣冠，
你没有棺木，
你没有鲜花，
你没有悼祝，
头前掉一片木板，用血写着
“爱国的男儿”，
身上覆盖几锹黄土，
这便是你的国葬，男儿，
男儿，这完整的国旗作你的衾服。”

八年抗战，有三分之一多点的时间我与老舍在一起，所听，所见，所闻，大致相同。对于他为抗战而沸腾的一颗心，南北奔波的一双腿，不辞辛劳为抗战工作的忘我精神，使我十分同情，大大感动。

了解他的人，特别喜欢他的诗。句句心声，字字血泪。

老舍的人格，在我的心中，灼然如火。他正直、豪爽，富于正义感，追求光明与进步，重友情，辨是非，富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在他的整个新诗创作中，抗战题材触目皆是，从字里行间，感到诗人那颗赤热的心在狂跳。老舍歌颂、鼓吹抗战，源于他的一颗热爱祖国的心。请听诗人的歌唱：

“同样的，泰山、扬子、松花、洞庭，

和那雪掩的金沙的戈壁大沙漠，
听着，虔敬的，我的慈亲，
就是它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
我唤着她的圣名，
象婴孩挨着饥饿，
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
我将永远在那儿欣卧”。

他热爱祖国，爱得心痛，所以对不战而放弃东北三省的蒋介石的行已无耻，义愤填膺。诗人用了《痰迷新格》这样一个怪题目，吐露出抑止不住的愤怒心声：

“试观今日之东北，竟是谁家之西南？
窃钩者死，卖国者荣，古今若出一辙，
字号原无二家”。

读这些诗句，如见诗人的肝胆，不禁为之欢呼，为之鼓掌，为之痛快，为之浮一大白！

为了神圣的民族抗日战争，老舍在诗创作的题材方面，是相当广阔的，有正也有反。艺术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半格律体，也有自由诗，为了大众化，他运用《壁报诗》、民歌、童谣、散文诗……这样一些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体裁，以收到通俗的效果。象《丈夫去当兵》这首完全口语化的民歌体的作品，经张曙同志配上曲子，成为抗战时代最流行的抗战歌曲之一。一想到“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立即在我心中唤起当年抗战的情调而不禁大动感情。

谈到抗战诗歌，老舍是个多产诗人。十九是短章。惟一

的例外是有名的长篇巨制——《剑北篇》。这本长诗，诞生于四十年代初期，它是老舍经验的结晶，他四过潼关，三宿平原，经过西安，小住洛阳，遥望华山而豪兴发，徘徊于“民族的家乡”——古帝王陵，心潮澎湃慨而慷！他谒“留侯祠”不胜感慨；到了延安，自然发出了赞颂歌声。途经鄜州，他也没有忘记杜甫的诗句，而深情咏叹，旷百代而诗心共鸣。特别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他写老河口的一章。因为这是我战时久居之地，他的诗句给我揭开了历史图景。

诗人以细致的笔触为名胜古迹，山山水水，留下动人形象，美好的声音。然而最重要的是：诗人为抗战而跳动的一颗血心。一切景色，一切人事，所见所经，经纬万端。但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抗战”。个人跋涉的苦辛，经历的危险，甚至生死，都不在话下，一切的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

这本长诗，出版以后，发生了影响。作者曾签名赠我一册，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而今已人书俱亡矣！

抗战，是老舍先生新诗的主调，但从中我们还可以听到其他种种声音。从《礼物》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的人生哲学——“在和音的梦中只有一切是自己”，把个人作为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而不是唯我主义。

老舍重友情，讲义气，在《礼物》诗中，他对朋友，要求有共同理想，彼此鼓励，这种友谊，即使死了，“死便是生”。

但丁作《神曲》，老舍写了《鬼曲》。眼前景象，阴森可怕，读了毛骨悚然。老舍自己说，他没有写天堂，实际上是因为身处解放之前一片阴暗之中。老舍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一生追求光明，不断讴歌而且发誓为之献身。1941年他在

《元旦铭》中写道：

“我还有欢呼，
还有狂笑，
因为我心中的一线光明，
虽然是孤单微小”。

老舍作为诗人，他歌颂美好的事物，对于一切丑恶的现象，他拼力鞭打，冷嘲热讽，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恋歌》，用了令人发笑的小序和带刺的幽默，对那样灵魂可卑的恋情投以冰棒，使我想到鲁迅先生的同样作品。《痰迷新格》也异曲同工。

对于逃跑主义的“英雄”，对于发国难财的财主商人，对于顽固守旧、争名位而不工作的教授……老舍笔不留情，全不放过。

青年是“生命之花”，“生命之春”，“青年们的心，是万有之主”，老舍对青年，三致意焉。他写了《青年》，《蒙古青年进行曲》，在1938年作的《新青年》，给一个抗战有为的青年塑了一幅动人的肖像：

“枪上的油泥嵌在指甲间”，
“一根皮带紧束着光荣的破衫”。
“马嘶，人吼，风凝，雪化，
他全身象烧红的铁一般”。

老舍写寄大希望于青年。他希望：

“斩尽一切冬的阴苦，
使香美的呼吸吹出个鲜明的宇宙”。

他大呼：“创造才是青年的艺术！”
作为一个诗人，老舍知道责任的重大。听他为《抗战诗歌》的创刊而吼的《怒》吧：

“唱吧，诗人！
民族之心，
民族之琴，
在正义的弦上，
调好胜利的歌音。”

他在《歌声》散文诗的结尾，这么写道：

“啊，这诗歌将以血写在历史上，每个字永远
象桃花的红艳，玫瑰的芬香。”

老舍创作了许多富于时代精神，起着战斗作用的新旧诗篇，同时，老舍也写了不少论诗的文章。

他主张“诗的本质”：“第一诗中要有崇高的前进的思想，阐明真理的思想。一个诗人也必须是个思想家。”

这个要求是严格的，但它是应该的。

老舍知道“诗是最难写的。”“在思想上，感情上”要“确实是诗”。他重视内容，但也要求完美的表现形式，二者溶为一体，才是好诗。他指出“诗的生命力量”在“生活，思想，感情，语言，想象”各个方面，他要求诗人“对旧诗

词韵文”，加以研究。诗人应该十分重视“性格的养成与表现。”

这些论点，无疑是重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他的诗歌理论。

谦虚是一种美德。老舍对自己的诗不抱敝帚千金的态度，而且常是自叹不足。对于《剑北篇》，他就指出其中许多自认的缺点。

解放以后，老舍写了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诗，但是不论在质、量双方，比起抗战时代的作品来，都显得薄弱了一点，这也许因为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小说、戏剧创作上去了，但我想，主要恐怕还是由于悲痛易好，欢愉难工的吧？

读着老舍的诗，不禁追忆老舍的生平。而今，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只留下遗篇供我们欣赏。

1982年8月15日·北京

目 次

老舍先生的新诗

——序《老舍新诗选》 藏克家(1)

第一辑

(1931—1936)

日本撤兵了.....	(3)
音乐的生活.....	(5)
国 葬.....	(7)
微 笑.....	(10)
国难中的重阳(千佛山).....	(12)
红 叶.....	(17)
恋 歌.....	(19)
慈 母.....	(21)
教 授.....	(23)
长期抵抗.....	(25)
空城计.....	(27)
迷.....	(29)
青 年.....	(31)
打刀曲.....	(33)
致富神咒.....	(35)

淡迷新格	(37)
鬼曲	(39)
礼物	(46)

第二辑 (1937—1945)

雪中行军	(51)
为小朋友们作歌	(53)
流离	(55)
新青年	(56)
保民杀寇	(59)
保我河山	(60)
抗战民歌二首	(61)
丈夫去当兵	(64)
爱护难民歌	(66)
怒	(68)
壁报诗	(72)
童谣二则	(74)
她记得	(76)
打(游击队歌)	(79)
歌声	(81)
战	(83)
为和平而战	(86)
蒙古青年进行曲	(88)
元旦铭	(89)
咱们一条心	(91)

第三辑 (1950—1963)

贺新年	(95)
祝贺儿童节	(97)
我佩服武松	(98)
祝贺北京解放十年	(100)
新春之歌	(104)
札兰屯的夏天	(110)
歌唱伟大的党	(111)
青年突击队员	(113)
山高挡不住太阳	(115)

第四辑 (《剑北篇》节选)

小引	(119)
七七在留侯祠	(124)
宝鸡车站	(129)
豫西	(134)
洛阳(下)	(139)
老河口	(144)
宜川——清涧	(149)
榆林——西安	(157)
华山	(163)

序 (171)

老舍论诗

怎样学诗 (175)

论新诗 (177)

鼓词与新诗 (180)

诗与快板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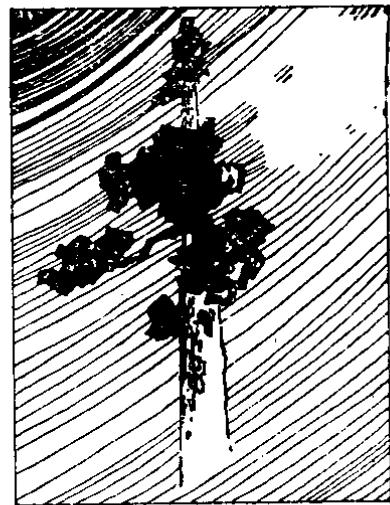
谈诗 (192)

比喻 (197)

诗与创造 (200)

老舍小传 曾广灿 吴怀斌 (203)

编选者的话 (209)



第一辑

(1931—1936)